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津门艳迹

李燃犀 著



津门艳迹

李燃厚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邮局报刊零售公司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¹/₄ 插页2 字数253,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 10151·989

定价: 2.05元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霾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这

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的缘起。

这些作品大都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再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旧派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现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编选若有不当，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6年7月

目 次

- 第 一 回 汪玉洲斗牌天会轩撞轿 1
牛瑞堂套车金家窑陪情
- 第 二 回 借钱买人李四哥是三姐丈 23
持服纳宠刘小伯为老姨夫
- 第 三 回 辛庄儿抢亲穆西楼片言解纷 50
南台子寻衅王二海赤身应敌
- 第 四 回 夺鱼秤云家门前行贩争锋 83
抢妓女竹竿巷口龟鹤鏖战
- 第 五 回 搬动是非季小塘饱受窝心骂 119
信口开河朱有德惨遭无妄灾
- 第 六 回 殷锣锅报仇竹杖灌铅 141
齐瘸腿示威茶壶灌尿
- 第 七 回 烛影摇红郑十老爷捐馆 166
战钩蹴凤喜新姨娘投环
- 第 八 回 变生肘腋三大王怒发虎狼威 202
祸起萧墙黄少奶潜吞芙蓉粉

第九回	双喜临门新嫁娘洞房产子 西厢待月未婚婿隔院调情	234
第十回	血口喷人王二楞一刀伤数命 众星捧月张四爷片语解奇冤	266
第十一回	借亭生风季小塘欺心激寡妇 消灾弥患穆西楼仗义释群疑	287
第十二回	未到先知孙阴阳谈相鹤鹑店 肆财傲物高起发误认蟋蟀王	309
第十三回	小试其端一措大上圈得佳趣 大开牌闾群公子斗宝逞豪华	336
第十四回	作浪兴波任千总赌场施凌虐 沾泥惹絮妙尼姑佛殿害相思	358
第十五回	金屋藏娇汪玉洲纳宠侯家后 雪夜布阵李贵喜独霸桃花庵	389

第一回

汪玉洲斗牌天会轩撞轿 牛瑞堂套车金家窑陪情

前清光绪中叶，直隶总督在天津河北设立行辕，第一任是王文韶，第二任便是李鸿章。李鸿章党见甚深，不是安徽人，休想得差，所以当年得阔差发大财的，都是安徽人。天津人称他们做“大裤脚子”，皆因为当年李鸿章所带的兵名为“淮军”，一律穿着散裤脚。那时天津不兴散脚裤，认为奇装异服，所以起了“大裤脚子”的称号。于是，凡属安徽人，都叫作大裤脚子了。大裤脚子的兵到在天津，多半蛮不讲理。在街上看见东西，任意抢来便吃。作买卖的向他要钱，他们说得好：“势他娘的，今天盼天津，明天盼天津，盼到天津要发财的。吃东西怎么还要钱的？没得！”作买卖的不敢惹他，只得忍气吞声，含泪而去。由那时候起，天津便是军人的牺牲品。

当时，李鸿章幕府中，有几个名幕，如娄师爷（今其后人既富且贵，可见遗德）、景师爷（即拙著天津混混丁洛然。因买翎扇触怒景少爷的令尊，丁洛然站笼身死之景师爷）等等，都是万人景仰人物。其中有一个天津人，在李

鸿章面前很得脸，亦称师爷，却不是幕府中人。这人乃是金家窑的人，姓汪，表字玉洲，素精岐黄。有一年李鸿章得病，多少名医束手无策，有人荐举汪玉洲。不到几剂药，便喜占勿药了。从此在直隶总督衙门大红特红，有什么事，只要有汪玉洲出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善于排难解纷。但是一言有差，嗔毗必报。

当年城内二道街，有个世家，姓苗。苗宅有位举人么，榜名苗广瑚，表字铁珊。他家门过道内，有一块白地黑字的匾，上边刻着“举人”二字，乃是苗铁珊亲笔。在十年前走到那条胡同里，都可以看得见。这举人公文笔高超，异乎常人。只有一个小毛病，善于打稟帖。前清时代，最忌文人调词架讼，背地里称作“枪杆儿”，官府斥为“讼棍”，认为与本人功名大有妨碍。倘若你一管笔，不向“八股文章”、“试帖诗”上钻研，只要一染词讼，便认为有损阴鹭，将笔玷了不能发科。但是好打稟帖的人，却不计较在此。苗铁珊便是长于此道的人。

记得这一年上，他家有个下人张福，在街坊上一家赌局里耍钱。输了几十吊钱，回来时垂头丧气，一两天不吃饭。家人中直疑惑张福有病，张罗着给他请医生，张福只是不肯。后来传到苗铁珊的耳里，将张福招呼上去。上下看了几眼，向众下人等道：“他这不是有病。”随向张福道：“你快说罢。”张福平日最怕这位明察秋毫的七老爷（清时中举之后，上下内外，皆应称老爷），如今被他一言道破，不敢隐瞒，只得实说道：“跟七老回，我在陈三局上

输几十吊钱。”铁珊问他是哪一个陈三。张福便说出来，是要人儿陈恩普。铁珊点点头，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下去罢。”张福捏一把冷汗，提心吊胆的退下来，坐在门房里，不知是福是祸。候到早饭后，铁珊又把他招呼上去，递给他一张稟帖，命他送到天津县，立等回音。张福将稟帖递进去。班上收了，交与前稿。少时里边传出信来，命他回家听信。次日早晨，有人传说：“县里把陈恩普抓去啦！”张福尚不省悟。少时县里来人送信，请七爷过堂。苗铁珊听见这句，立时带领张福冠戴而往。到在堂上，先请发审委员，责打自己家人，然后请求从严处罚陈三。原来他这张稟帖上，告的是土棍陈三，即陈恩普，设赌抽头，聚众骗赌。家人张福愚昧无知。被骗一千吊之巨。这一来不啻送了陈三的忤逆不孝。当堂打了二百小板子，枷号一月，仍令照数偿还张福。足见这位苗七老爷的笔底下的力量了。

又一次，有一个姓张的跟一个于老浩打官司，知道苗七老爷笔底下厉害，便求铁珊替他打稟帖，果然献了上去，于老浩的官司一定要输。于老浩乃是汪玉洲的亲家。听见人说苗铁珊替张姓打稟帖，尚未递呢。汪玉洲坐着四人大轿，找到苗宅，来见铁珊。跟人一递片子，门房张福接进去。铁珊看罢名片，不大认识，便问张福，这个人走着来的，坐车子来的？”张福道：“坐着四人大轿，两班轿夫。”铁珊道：“好，请进来。”玉洲进来之后，铁珊见面方才想起是金家窑有名的人物，只因名片子上，印的是官名，

不是玉洲二字，因而不识。见面后，寒暄几句，玉洲便谈到本題上，言道：“听说七老（天津人某老爷的爷字，多半含在口内不肯吐，只称张老、王老，其爷字便算无形删去。但是老字应念上平声，若念做去声，便是排行在末之意。特注于此）给姓张的打稟帖，告于老浩。不瞒你老说，于老浩跟我是亲家，七老，你高高手儿罢。”铁珊面上冷冷地道：“呕，于老浩是你亲家？我不认识，姓张的烦我打的稟帖，不错。”玉洲道：“你老不该打这个稟帖。”铁珊晃着头道：“这话不对，亲戚不亲戚，是你们家的事，我管不着。打稟帖是张家的事……”玉洲不等他说完，立时转了颜色道：“好啦，苗先生，这亦不是你们家的事，我归为投错了门子啦。咱别在这儿说，有话外边儿说去。”铁珊见他神色有异，又听他不称七老，改做苗先生，分明是降了一级。知道出去没好，自己虽然说是“我有笔如刀”，无奈一夫拼命，万人难挡，跟他出去，必然吃亏。拿笔管儿的人，不能和耍胳膊棍儿人一般见识，明知道自己一句话说错，无法挽回，只得用柔能克刚的法子对付道：“玉洲，有话屋里说罢，何必外边去呢！”玉洲怒不可当，振臂而起，叫道：“姓苗的，咱上外边说去罢！”说时掉头走到院中，只喊：“姓苗的，你出来，我在屋内跟你说怕人听不见怎么着？这爷们拿好话跟你说，上门上户的来见你，你倒得了意啦。好哇，你不知道爷们是要人儿出身么？金家窑儿一带有几个姓汪的？苗七你出来，发昏还当的了死么？”跟着便扔出脏字儿来。苗铁珊

一个文人，难以力敌，只在屋里厮忍，不肯出头。玉洲叫骂了一阵，料得他不敢出来，便道：“告诉你，苗七！爷们带着人来，既找到门上，就丁着跟你套事……”说时走到门前去了。玉洲在门外骂着。门房里张福等人，各自捏一把汗，低声私语道：“想不到还有敢惹苗七老爷的。好，他这就不打算在卫里住啦。”一个道：“你可别那么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来了，就得有三撮毛儿四面斗儿的。没有两下子，亦不敢在咱这门口儿扎翅儿。”一个道：“他闹他的，架不住七老爷不出来，坐在屋里，写一张纸条儿，就得把他送了逆。”张福道：“不行吧。这位爷坐着四人大轿来的……”轰隆一声，恰似倒了半边墙相似。一齐抢出去看时，只见灰尘四起，砖瓦横飞。一阵乌烟瘴气过去，眼前反觉豁亮了许多。定睛看时，门楼子被人扒下来了。玉洲坐轿来找苗铁珊，原有一番计划。由金家窑到城里，何必用两班轿夫？却不知八个轿夫之外，还有一个担挑儿的，一共九个人，都是金家窑讲打讲闹的混混儿。身上都藏着家伙。便是湊手不及，扶手板儿杵棍儿都能抽出来打人。到在苗宅办顺了，百话皆无；一言有差，立时翻脸。他这里若有预备，不妨赏给他两下子。没有预备，便将他的门楼子扒下来，这叫摘他的眼罩儿。这便是耍人儿的惯技。九个人只听汪玉洲一声令下，一齐动手，一眨眼的工夫，便将门楼子拆下来。汪玉洲在门前大骂：“苗铁珊，你要有骨头，出来摸摸汪三太爷！扎在屋里不出来就算了么？今日个我到底儿看看你是真猴儿假猴。”

闹得远近街邻都出来瞧热闹，而又不敢近前，只在胡同南北两头遥观。终归是读书之士有涵养。任他叫骂，只当耳旁风，和没听见的一般。后来汪玉洲骂得累了，上轿自去。按照当年的风俗。汪玉洲在苗宅门前叫骂，当地混混儿理应出来挡横。不问与两造识与不识，有无交情，必须出来几个，和汪玉洲见个高下，以全地土之义。其中的陈三便该出来。不论打人，或被人打，都应给这一方挣脸。无奈苗铁珊平日目空一切，对于本地混混儿们视如土芥，因而大家暗中议妥：不闻不问，只看他现世，不肯出头，情愿让汪玉洲一板，为得是借刀杀人，要他在这门口抬不起头来。

汪玉洲走后，看热闹的方敢合拢过来，纷纷议论。但见苗宅门楼子只存空架，砖瓦一概落地，那一块“举人”匾尚在上边巍然高挂着。这时便有几个好事的出头，先到苗宅慰问。铁珊只有冷笑，向众人道谢，言说：“这不叫事，我们平日无仇无恨，本来门楼子亦忒旧，早就应该修改。他这一来，岂不是省了一笔拆工？”大家听他这话语中带刺，分明是反话正说，便有人道：“七爷你老还不知道么？汪玉洲这时正走子午，有李中堂的门儿。中堂跟前，说一不二。天津卫还有比李中堂大的么？连外国都不惹李中堂，咱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么？”苗铁珊听着，脸上立时气白，冷笑道：“好，好。难道说，李中堂比皇上还大么？他有李鸿章的门子，我不怕他，豁出我这个举人不要，我上北京，闯御状。我先搬搬牛犄角，看看李中堂有

多大道行（念衡），再说北京还有几位御史是咱们天津人，不能由着他放纵这群人们横行。”大家听他越说越硬，生怕真个闯出祸来，一阵好说歹劝，然后约出许多名人儿，向两造疏通。当天，由了事人拿钱雇来泥瓦匠，抢着把苗宅的门楼子修理完整，恢复旧观。同时向汪玉洲说明。张于两家的事，亦由大家了结。当日一桩事化成两桩事，如今两桩合为一桩事。苗铁珊打的禀帖，作为撤回，先把张于两家的事了结完毕。然后苗汪二人，择地见面。这一场事了结之后，汪玉洲的声气为之一振。

汪玉洲并不仗行医吃饭，在院衙门里，亦不支薪俸。只因李鸿章对他十分信用，他便借着李鸿章的势力，在外说事。遇有烦门径的，求到他的跟前，无不如意。同时尚有一桩正经生意，便是“说票”。这行生意在五十年前，颇为兴时。（说票即和今日跑合相似，但以大宗借款为限，不涉及买卖交易）当年说票的都坐大轿，衣冠楚楚，气概轩昂。汪玉洲说票之暇，便在一个尼姑庵内休息。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专喜与方外人交往，病家请他治病，亦得到尼姑庵中去请。便是玉洲不在庵中，有人来此挂号，玉洲必能到病家去的，并且收了不少女尼作义子（不能称义女），许多右僧（右字作男左女右解，此是北京称谓）作义弟。凡是义兄弟义子们有病，都求汪二爷去治，他可以称作佛门中扁鹊，比丘尼的护法。其中有一个桃花庵当家的妙修，和他最有交情。妙修得个女友，乃是三顺班的名唱手，亦是天会轩的台柱子，芳名叫做素香。

素香是本班的少掌班，窑主最为宠信。她在桃花庵里作个记名徒儿，和妙修乃是一师之徒。按排行，妙修行二，素香行三，法名叫做妙香。庙里称妙修为二爷，外间称做二当家的，素香便是当然三当家的。这位三当家的，白日班子里无客，便在桃花庵里享受清福。其中尚有一件隐情，只因三顺班的掌班儿的，最恨人抽鸦片烟。偏偏素香喜爱鸦片，掌班儿的对于她的一切，都不加以干涉。只有鸦片，不准她吸。她借着好佛为名，声称每日必到桃花庵念经，借此躲在妙修的禅室内喷云吐雾，学习登仙。玉洲是桃花庵的护法，自然与三当家的常见。看着素香人物漂亮，便生爱慕之心，耳鬓厮磨，种了情根。后来竟到三顺班招呼素香，由嫖客资格，进而为姘靠。初时背着妙修，不令她知道。二人在桃花庵相遇，仍以盟兄盟弟招呼。到在三顺班，便是“义夫义妇”。后来被妙修查出。虽然闹了几阵，但是大家都是友谊，说不出旁的言语，只得由他胡闹。

这一日汪玉洲在桃花庵，正和妙修谈得高兴。素香一头闯进来，未及和妙修招呼，先向玉洲道：“人家各处找遍了，你跑到这儿歇凉儿来啦。我一估量，就知道你在这儿啦。”说时向妙修道：“二哥快点灯。我先弄两口儿……”妙修心中不悦，表面上不肯说破，只是慢条斯理的道：“好啊，瘾上来找二哥啦！二哥可不能给你过瘾。再说我侍候你，真有点儿不上算。不瞒你说，今天我是个猪八戒摆手儿，不侍候猴儿。”玉洲在旁打趣道：“二当家

的就是这么着。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张口儿就是猪八戒……。”说时向素香道：“你知道猪八戒是什么人么？”素香道：“别费话啦。你不管，我自个点灯。”说时自己把烟灯燃着。回手由被褥子上边拿过烟缸子来，倒在炕上烧着烟，问玉洲道：“猪八戒是人么？”玉洲为博一笑计，板着脸孔道：“你真不知道么？猪八戒是猪八戒。”妙修正捧着一杯茶，方送到唇边，吸了一口，被他呕得一笑，立时喷了出来。忙用绢子揩下颊道：“三猴儿，你损吧。看佛爷见怪呀。”素香欠起身子，啐一口道：“这还说个么劲儿？谁不知道猪八戒是猪八戒！我问你，怎么说我二哥三句话不离本行呢？”玉洲道：“你连西游记都没听说过么？猪八戒亦是佛门子弟，西天找佛，封为旗坛使者，孙悟空封为战斗胜佛。这不都是佛门的事么？所以我说她三句不离本行，要像我们说票的，一张口儿就提几厘行息，几厘上票。”说时先自笑了。他这阵东扯西拉，分明是给她二人缓冲方才的情势。他见妙修说话脸上颜色不好，生怕她二人口角相争，自己居中不便偏袒，未免左右为难，只得用旁的话岔开，以解此围。

这时妙修的气已平息，便问素香道：“老三，你找他有什么事，还致于打发人满处找去？”素香道：“你不提我还忘啦。你看你，刚才亦不是哪儿的邪火儿，一进门儿先来个下马威，给我个闷攻，把我的话亦骇回去啦。班子里来了三把手儿：刘二爷、铁四爷、高大爷，非要斗小牌儿不可。三缺一点名叫他。”——说时指着玉洲道：“——凑一把

手儿。”妙修方才放心，淡淡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复问玉洲道：“你去不去？”玉洲道：“那有甚么？去就去。”妙修道：“去可是去，你可得留神。今天准得输钱。”玉洲道：“这话由哪儿说起呢？”妙修道：“你还跟我装傻。你糟踏我们佛门弟子，就得教你输。这还是好的。闹大发了，叫你给人治错了病，下错了药，把你的轿砸了。”玉洲笑道：“说两句笑话，亦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儿。叫我瞧病的亦没有外人，妥不过你们这几个庙里的。除非是经血不调，我当喜看。再说吃两服安胎补血的……”妙修啐了一口道：“你别损啦。再往下说，我撕你的嘴。我们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有那么着的么？”玉洲啧啧两声道：“得啦。别教我呕心啦！有你们这个样儿出家人？”说罢抽身走去。妙修直骂到他出了跨院方休。

素香只顾抽着烟，一语不发。妙修道：“你看，汪三爷今天准出岔儿。”素香问道：“这话怎么讲呢？”妙修道：“他今天有点差劲儿，说话亦有点着三不着两的，再说寻常亦不是这么说话法儿。你看着吧，今天准得出点儿事儿，亦不是他一个人儿。我看多啦，不论么事都有个警兆儿。”素香有些不信，“嗤”的一声，由鼻子里笑道：“你有这么大的道行，真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就看不出来。”妙修道：“你亦配？你那是肉眼凡胎……”素香问道：“你呢？”妙修道：“我有慧眼。”素香蓦的狂笑起来。妙修料她此笑有因，忙问她为甚么好笑，素香

只是不说。后来问急了，便道：“你那个眼是近视眼。”妙修笑骂道：“小损猴儿，你别绕着弯儿的骂人。教你亦得报应，你今天亦有点儿邪行。人浪笑，猫浪叫，无缘无故的笑的哪门子呀。”素香啧啧连声道：“看看你，八成儿是金口御言，说么儿应么儿。我有点看不透。”她二人打趣一阵。一个女人，立在门外咳嗽一声。妙修道：“进来吧，咳嗽么？”只见门帘启处，一个佛婆捧着一盘子鲜果走进屋里来。见她二人对面倒在烟盘子两旁，便将鲜果盘子放在炕沿边。素香向盘子里望，见有几段削去皮子的甘蔗，十几个大杏儿，一把儿鲜红的水萝卜衬着娇绿的缨子。有一堆樱桃，一堆桑实。妙修懒洋洋拈了一段甘蔗道：“你有根么？”素香笑道：“我怎么没有根？你才没根呢。——”随向佛婆道：“怎么送鲜货还在门口儿咳嗽一声呢？”那佛婆笑道：“不是那个。刚才听说汪三爷在屋里来着，楞闯进来怪什么的。”妙修横咧她一眼道：“你那是放屁。汪三爷是外人，你见他还害臊么？”素香道：“她不是那个意思。”那佛婆笑望着素香道：“三当家的说的对，看有个方便不方便的。”妙修啐一口道：“呸！别扯臊啦。干么快干去吧。”——随又板着脸道：“你告诉厨房，今天汪三爷点的嫩牛肉别象上回似的，挺棒老硬。”佛婆应声走出去。素香坐起，二人对面吃着鲜果子闲谈。妙修嚼了一段甘蔗，说不甜，又吃了两个杏儿。素香看着水萝卜好，由缨子上揪下一个来，削着皮儿，方咬了一口。院中有人嚷道：“天会轩门口儿打起来啦。”素香心中一动，暗